

寶積經開題

云何而說此經？主要是為這部經典，也是非常「典型」的大乘經典，就是經常褒大貶小的。我對褒大貶小的說法一向不以為然，所以願意再花一點時間，把這些問題更澄清一下。

然我要講的不是《大寶積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總共一百二十卷，要講到什麼時候呢！故要講的，只是《寶積經》而已！

以下的經文及說明，是由印順法師講記所節錄出來的，因為印順法師對大藏經曾深入研究，所以可把每一部經都定位得很精準。所以我們講課時，有些會引用他的講記。

一、大寶積經與寶積經

《大寶積經》共一百二十卷，是唐代菩提流志所譯的。在中國佛教界，《寶積經》被稱為五大部之一，有著崇高的地位。

為什麼稱為「寶積」？即法寶類編、法寶總集的意思。所以《大寶積經》是一部叢書，共有四十九會，即是四十九部經的匯集也。

現在要講的《寶積經》，乃是其中的「普明菩薩會」，即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三會、第一百十二卷，這乃是最原始的《寶積經》。

爾後的《大寶積經》只是附合「寶積」二字，而將四十九部經典，編集在一起。但以性質不同，既沒有一貫的主題，也說不上前後的次第。故與《大般若經》的十六會、《華嚴經》的九會，意義完全不同。

《華嚴經》的九會，次第非常明顯：從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到十地等；而《大寶積經》只是散編，沒有明確的次第。

其實，於原始的《寶積經》——即「普明菩薩會」，也有以上的問題；雖將不同的說法，編集在一起，卻不夠嚴謹。尤其或重疊、或矛盾，說法並不統一。所以在講經的過程中，會把某些不同的說法，再做一番處理。

二、本經的宗要

本經的主要意趣，是宣說大乘行，著重在從加行位到通達位。大乘的核心，是大菩提願為本，大悲心為上首，空慧為方便的。

故本經所明的菩薩道，略分三段：一、修廣大正行，著重於菩提願。二、習甚深中觀，重於空慧。三、作教化事業，重於大悲心。綜貫這三德而修行，才成爲菩薩正道。

對這三點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

一、菩提願

發「菩提心」功德

現在很多人開口閉口勸發菩提心，但是卻已忘掉菩提原是什麼意思。菩提的本意是「覺悟」；故「發菩提心」者，即是發「求覺悟之心」。

但發心，不等於已覺悟，發心和覺悟還有很長的距離。其次，就算覺悟，還要看所覺的是什麼層次。如中國禪宗說有小悟、大悟和徹悟的區別。甚至小悟、大悟也非只一次，有的要經很多次的小悟、大悟，才能徹悟。於經論上，亦分隨分覺、等覺、妙覺、究竟覺等不同層次。所以不可能初發菩提心，即已是大乘的層次。

大乘經典公認：菩薩修行得歷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成佛。但三大阿僧祇劫，卻非從「初發菩提心」，即開始計時！因初發心者不穩定，還在上下顛簸，經常會退轉的。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是從不退轉開始計時的，不退轉比較高的標準是菩薩初地。但三大阿僧祇劫的標準沒這麼高，然至少要到十住裡的「正心住」，表示我們在正知見上已經落實了，才可以勉強做到不退轉，而開始計時。

如果對佛法的道理都不清楚，只是憑著信心念佛持咒，哪能不退轉？客觀地看，很多人學佛，學了很久，有幾個已到達「正心住」的層次呢？

因此謂：「菩薩亦爾，從初發心，便勝聲聞、辟支佛眾。」是沒有道理的。因為聲聞如果已證初果、甚至已證阿羅漢果，那境界是非常高的。而辟支佛是無師自覺，至少已經覺悟了才稱為辟支佛。初發菩提心怎麼可能就勝過聲聞、辟支佛呢？

講白一點，初發心者如恆河沙數，真成就者唯鳳毛麟角！所以不必太抬舉初發心的功德。

其次，云何能發「菩提心」？

要碰到問題，才有求答案之心；沒有問題，怎麼找答案呢？有問題，就是對世間、對自己的生命有懷疑。此在中國禪宗稱為疑情，故謂：小疑小悟、大疑大悟、不疑不悟。若無疑情，云何能發「求覺之心」呢？我們現在只是嘴巴講：我想求覺悟。若根本沒問題，怎麼求覺悟呢？所以要有疑情，才能發求覺悟之心。下面舉兩個例子：

1. 釋迦牟尼佛云何發「求覺之心」？

釋迦牟尼佛有沒有發求覺悟之心，看來似乎沒有，其實非常明顯。因為佛於遊四城門時，看到生老病死的情況後，祂每天都在參：「人一定要有生老病死嗎？」「怎樣才能解決生老病死？」這問題逼到最後，祂就半夜翻牆、尋道去了。本來是個王子，何以被逼到半夜翻牆，可想那問題的力量有多大！

我們沒有這個力量，偶而想一想生命的問題，然後再去看連續劇，再去和人家 LINE，便什麼疑情都忘光了，能搞到半夜睡不著覺就很厲害了，哪會半夜翻牆呢！所以一般人求道之心，哪有這麼切。

釋迦牟尼佛修外道定時，很多人都認定他成就了，但他認為那不是成就，因為他原來的問題，還沒找到答案。最後在菩提樹下發願：若不覺悟誓不起坐。所以為疑情非常重大，才有此決心。

2. 舍利弗云何發「求覺之心」？

這在經典上卻未講得明白，但據律典所說，舍利弗和目犍連，最初也是在修行，但修的是外道法，因為那時釋迦牟尼佛還沒成佛。後來領眾的外道導師過世了，就由舍利弗和目犍連繼續領眾，帶著這些師兄弟們繼續修行。

但是舍利弗和目犍連對於他們所修的道，覺得還不究竟，所以互相約定：如果有聽到更好的法，一定得與對方分享。後來舍利弗在乞食的過程中，看到馬勝比丘，威儀非常的好，便好奇地問：「你是自己修的，還是跟別人學的？」馬勝比丘說：「我是跟釋迦牟尼佛學的。」

舍利弗再問：「那你們的師父是怎麼教的？」馬勝比丘說：「我剛開始學，懂得不很多，但上人常引這偈頌：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，我佛大沙

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

舍利弗聽了當下頓悟而證得初果，所以就很高興地回去跟目犍連復述，目犍連聽了也即證得初果，所以他們兩個就一齊到佛陀座下出家，不久後，便都證得阿羅漢果。

舍利弗云何能當下頓悟而證得初果？也是為疑情很濃烈故。

故發菩提心，不是憑空即能發，一定要有問題、有疑情，才能發。問題愈切、疑情愈濃，道心也就愈強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云何被逼到半夜翻牆，因為疑情太濃烈了，非解決不可。

目前很多人為學禪，也想開悟，卻無自己的疑情。於是拿一個現成的話頭來參，參了老半天根本進不去，因為那根本不是你的問題呀！比如歷史上常參的話頭是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」你有沒有佛性，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哪有閒情去管狗子有沒有佛性呢！

為何想開悟，卻無自己的疑情？

未大悟徹底的人一定會有疑情的，怎會沒有疑情呢？故不是沒有疑情，而是被太多的妄想雜念蓋住了，所以看不到。或偶而電光石火蹦一下，等一下又不見了，又忙其它事去了。故在禪堂裡，很多人經過禪坐慢慢把妄想消除後，他的疑情就蹦出來了。蹦出來後，才能真發求覺之心！

所以如果沒有疑情，要發菩提心是很難的。故參禪，只好去撿現成的話頭，非參疑情，只能「念話頭」，如念阿彌陀佛一樣，念到最後，好像修定一般，將近一心不亂。所以有人說：「參話頭可以參到統一心！」

云何將話頭，參成「統一心」？

其實，不會參禪的，才會參成統一心。因為若有疑情，疑情會愈捲愈大，到最後變成疑團，整天就在這問題裡打轉而轉不出去，如所謂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境界。什麼都否定了，什麼都顛覆了，那種日子，我講實話，大部分人過不了幾天就爬出來了，還是回到凡夫俗子的世界裡，比較安全。

故以前師父常講：參禪要有大憤心，就是要拚了！死不回頭！才有辦法繼續參下去。否則，在見山不是山、見水不是水的階段裡，你的信心能維持多久呢？不知道！什麼時候開悟？更不知道！

所以不是想發「菩提心」，即能發也。亦非有人勸請，即能發也。因為若無疑情者，也不是別人勸了，就能起疑情的。

發「度眾」之心

若自己的疑情起不來，云何能真發菩提心呢？是以到大乘後期，乃將發「菩提心」，解釋成：發「度眾」之心。但若發「度眾」之心，即容易發也。何以故？因為大家都「好為人師」，不想度眾生才奇哩！

尤其度眾生時，還可名利雙收，所以誰不想度眾生呢？問題是：你憑什麼去度眾生，若自己未覺悟，怎麼去覺悟別人？不過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而已！

所以到最後不是度眾生，而是被眾生度走了，被名利度走了。所以既不是想發，就能發菩提心的；也不是想度，就能度眾生的。

到最後，連菩提心也不講了，就整天叫人「發心、發心」！如果要發心，這還不容易，因為眾生整天發的都是貪瞋癡之心，什麼時候不發心才怪哩！這真是每況愈下，離真菩提心愈遠。

故謂發「菩提心」者，即是大乘；發「菩提心」者，便勝聲聞、辟支佛眾。不只是沒道理，根本就是不要臉！

二、慈悲心

也有人謂「具慈悲心」，才是大乘的特質。但是慈悲與其它宗教所謂的博愛，有什麼差別呢？你當可以講，因為它是基督教講的，所以不同。然為何基督教講的就是不同呢？再如印度梵天外道就是修「慈悲喜捨」四無量心的；既他們也修慈悲，那是大乘嗎？你當然說不是！至於為何不是呢？因為他們是外道！

為何是外道？因缺少「空慧」！故佛法和外道最大的差別，乃是有無空的智慧。故非慈悲，即是大乘也。

而「空慧」的精要，乃「無我」也。空當然可以泛指一切法空，但這太廣了，真要修行就得一門深入，而一門深入就從「我空」入手。於是既無自，即無他，云何發慈悲心呢？

故我過去就說：慈者，茲心，安於當下也。悲者，非心，不作意也。以不作意而安於當下，才真慈悲也。而一般人多以「推己及人」為慈悲。我怕冷想像別人也怕冷，所以要給別人送溫暖；我喜歡聽好話，別人也當喜歡聽好話，

所以就努力愛語。這從推己及人的心態去行慈悲，當然也是好事；但「推己及人」者，因為有我、有他，乃是「人天乘」而已，哪裡是大乘呢？

譬如說法，不請即主動為說，乃非慈悲。何以故？主動，即作意也。請而不說也非慈悲。故要請然後說，才是真慈悲。尤其請而後說，才能精準對應——這是原始佛教的戒律。故依法、依律而行的法師不會在街頭佈教，或看到人就發冊子，因為都屬「作意」的行為，而作意的目的，常是：「嗨！當我的信徒吧！」這算慈悲嗎？

安於當下，非不覺知、反應；而是隨緣覺照應對，心恆寂寞。

不是和石頭一樣在那裡都不動，才稱為安於當下；而是能隨緣覺知並應對。比如有人請法，就隨緣而說，且說的是對他有用的。心恆寂寞者，心向來都是平靜的，即說和不說都一樣，既說過也就忘了；不會高興，今天又多收了一個信徒。這才是真正的慈悲。

故不作意而隨緣，以無我的心而應化，才是真正的慈悲。若作意而行慈悲，即人天乘爾，哪是大乘呢？所以這卻非初修行人即能相應的證量，因為剛開始修行者，心還是會偏，不是偏有為、就是偏無為。不能相應於真慈悲。

三、證得空慧

空就經論而言，乃有三種定義：

1. 頑空

不可能什麼都沒有，至少還有你、還有我，還要吃飯、睡覺，甚至兩個人還常鬥嘴，怎可能什麼都沒有呢？因此頑空，主要是指不相信三世、因果，認定：人死如燈滅，死掉了就什麼都沒有。

因此經典上常告誡「寧起我見如須彌山，不著空見如芥子許」。這空見，不是指二乘聲聞、緣覺的消極無為，而是指外道、凡夫的頑空。

因為「起我見」者，是指「人天乘」，雖修善斷惡，但還執有一個我；以「著我」故不得解脫。但至少能修善斷惡，而不墮落三惡道，得保住人天的階次。至於頑空，或因無所顧忌，而無惡不作。

2. 偏消極無為

初學者，其實還不免偏一邊，這不是知見使然，而是習性使然。如講到「成、

住、壞、空」，云何等壞後，才稱為空？這是因為把空，當做消極無為的那邊，或當做消散、毀滅的那邊。

同理，很多人在解釋無常時，老是講：花會謝，人會老死，所以是無常。其實，花會開、人會生，也是無常哩！云何只說消散、毀滅的那邊，才是無常呢？於是以無常或空，而偏於消極無為。

同理，有的人以為既無我，就什麼事都不用做了。其實，本來就是無我，於無我中，還是可以求法、可以修行的。

亦有以「放下」而稱為空。但「放下」是放下什麼呢？雖放下名利者，未必消極無為。也放下我見、貪瞋者，未必消極無為也。

因此第二種空，在現象上是偏說消散、毀滅的那邊。在心態上，是偏於放下、消極無為的那邊，這都不是真正的空。

3.空觀，即是中觀；中觀即是不二法門。

真正的空，乃「性空」；為從眾緣所生故，無自性。以無自性故，稱為「性空」。如《中觀論頌》云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這一部分比較深，各位如有興趣，就去深入《中觀》的義理。

簡單講，真正的空就是「中」，不是偏於一邊的。所以空觀，即是中觀；中觀，即是不二法門。

因此我再三說到：大乘，云何為大？乃見性為大。因為性是普遍性，性是永恆性，既能與普遍性、永恆性相應，心量就自然成其大。或曰：證得「中道不二」者，方得為大。否則，偏一邊者，哪能成其大呢？

但見性或證得中道不二，可有那麼容易嗎？所以不是立願為大，即可大也。也不是勸請為大，即可大也。

故要悟得一切法空，要證得中道不二，才能成就真正的大乘。反之，或見地不真，或證量不足，云何為大呢？云何還許褒大貶小呢？尤其，很多褒大貶小的說法，根本就是無中生有，存心抹黑的。尤其，既有褒貶，即已非「中道不二」矣！

但在佛典裡，有二部標榜中道不二法門的經典：一是《維摩詰經》，卻從頭到尾都在褒大貶小。其次，這《寶積經》也開口閉口都稱中道不二，也始終都在褒大貶小，這不是自打嘴巴嗎？

三、大小兼暢，理事無礙

在傳統上都習於分大小乘，並以聲聞、辟支佛為小乘。或曰：以聲聞、緣覺為小乘。其實，緣覺乘的定義從來都是非常曖昧的，為什麼？有人謂乃因聽十二因緣法所以稱為緣覺。那聲聞乘就不聽十二因緣法嗎？才怪哩！還有人說：緣覺是自己悟的。然如果是自己悟的，何不直接稱為辟支佛乘呢？又既屬自己悟的，哪又是佛所教化的呢？

其次，「聲聞」最原始的定義乃：從聽佛音聲而入道者。因為當時文字記錄，沒有那麼方便，所以主要是聽佛音聲而入道，直接聽和間接聽的都算，所以當時的佛弟子，都稱為聲聞乘。

以此，我們要問：那菩薩行者算不算聲聞呢？菩薩當然也是從看經典，或聽法師說法，才入道的。所以哪個菩薩，不是聲聞呢？故如果說：聲聞就是小乘。那菩薩便得也是小乘哩！

其次，辟支佛亦非小乘！如謂辟支佛是獨覺，故不度眾生。但獨覺與度不度眾生，沒有必然的關係。從歷史上看，只有一位辟支佛，其乃釋迦牟尼佛也。但我們很清楚，釋迦牟尼佛是弘法度眾的，否則，哪會有今日的佛教！所以從歷史上看或從定義上看，都不能謂：辟支佛就是小乘。

因此下面，才是我要說的：云何為小乘？雖悟緣起，亦證空性；卻落於「消極無為」。就像剛才講的，很多人聽到無常時，只想到花謝是無常，老病死是無常，想到的都是負面的，因此容易落入消極無為，以此就被稱為小乘。

故小乘，也得深入緣起法，因為緣起法乃是佛法的核心。緣起法簡單講，就是因緣果報等；再講深一點，就是眾緣所生法，故性即是空。故以緣起入門，到最後證得空性，才能完成解脫道。但完成解脫道後，還偏於消極無為，而變成少事少惱的風格。

所以雖是聲聞弟子，未必皆會落於「消極無為」。至於何以落於消極無為？這是生生世世的慣性使然。眾生的根器不同：有些就是偏向積極有為，有些就是偏向消極無為。而不是因為聽到小乘法，所以落於消極無為。

同理，辟支佛也未必會落於消極無為。因為無師自覺與落於消極無為，本就沒有必然的關係。故不能謂：聲聞、辟支佛，即是小乘。所以雖證得空性，卻落於消極無為者，才是小乘。這跟人天乘之偏積極有為，剛好是強烈的對比。

以下再用四個問答，來說明大小乘的區隔，純屬無稽之談：

1. 或曰：聲聞空如毛孔空，菩薩空如太虛空。

答云：空是性而非相，相才有毛孔空與太虛空的差別。性則普遍、圓融也。所以若講這種話，便表示：你對空，真的不了解。

2. 或曰：聲聞只證「人我空」，未證「法我空」。

答云：為何說只證得人我空？因為在原始佛教中，多只是謂五蘊皆空，而未闡明一切法空。人我與法我，本是相待而有；故或具存，或雙泯。而不可能只證「人我空」，而未證「法我空」。

3. 或曰：聲聞只證得「寂靜涅槃」，未證得「無住大涅槃」。

答云：「無住」是指相用，相用本來無住也。

故與是否證得涅槃無關係也。涅槃的寂靜不動，第一是指性的不動；這當然很明確。其次，是指「情緒」的不動。一般人在面對境界時，多會有情緒的起伏。而真證得涅槃者，便不會有情緒的起伏。於面對時，該怎麼去處理，都清清楚楚，既不會落於消極無為，也不會落於獨斷橫行，這稱為「寂靜涅槃」。

至於如何去面對處理，那是相用的問題。所以「寂靜涅槃」和「無住大涅槃」其實是一體的兩面，一個是稱性和情，一個是看相和用。性情是不動的，相用則隨緣示現、隨緣變化也。

4. 或曰：聲聞為證得「不受後有」故，成焦芽敗種。

答云：以「不受後有」故，才能千百億化身。

其實，不能以斷滅見來看不受後有，因為諸法本來就不常不斷也。因此何謂「不受後有」？凡夫都認定這個是我，過去是我，現在是我，未來也是我，這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者，即受後有也。故因為有我，才受後有。若證得無我，即不受後有，由此反才能隨緣變化、隨緣示現而成就為千百億化身。

用一般人較容易了解的比喻，如固體與液體，固體現在看是固體，過去、現在或過一段時間後，都還是硬梆梆的碰不得，這即是受後有。至於液體，倒入方的容器裡就變方，倒入圓的容器裡即變圓，它的彈性大很多。故因為不受後有，才能隨器現形。當然如是氣體，彈性就更大了，所以能夠千百億化身。

所以，反是證得不受後有，才能千百億化身。不受後有是前提，千百億化身，則是相用爾！

以此一路看下來，都能肯定：聲聞與菩薩道，本來就不衝突。總之，所有誹謗聲聞乘者，都是無中生有、含血噴人的。謂有小乘，只因落於「消極無為」！

故不是法有差別，而是人有差別，是眾生的根器有差別。

法本無二致，但為根有利鈍、習有偏頗；故有小乘爾。

這我想起：有一次去日本，寄住在寺院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大都是在家佛教，因此那位住持也是居士。那時剛好碰到他們一個月一次的法會，他就恭請法師說法，題目是：在家居士如何修行佛法？

我上台第一句話，即說：我認為佛法沒有在家和出家的差別。住持聽了很滿意。但講到最後，我乃謂：可是就修行的緣而言，出家和在家的緣，當還是有差別；就修行的緣而論，還是以出家較殊勝。他聽了臉馬上紅起來，我下台後，他私下回應道：這我都知道，可是我現在已經回不去了。

這是我一向的看法，法沒有差別，但是緣有差別，既緣不一樣，成就當也不同。同樣，根既有利鈍，習也有偏頗，結果必不同。

比如有的人學佛幾十年了，叫他皈依還是不肯皈依！因他總覺得：我還不夠道地。有的人卻一知半解地就去皈依，且還拉了很多人去皈依。這不是皈依法的差別，而是為根既有利鈍，習也有偏頗。

但根，必愈修愈利；習必愈修，愈趨近中道。

我們不要想：像我這種鈍根，大概只能念佛吧！如果你這麼想，我敢保證根一定愈來愈鈍。因為像刀子一樣，要愈磨才愈利，太久不用者，就愈來愈遲鈍。故就算根器不好，也不能氣餒，只能以勤補拙，別人花三天我花三個月，反正就是得更努力：初從勤能補拙，次則從生到熟，到最後以熟能生巧，即慢慢變成利根也。

所以不用羨慕別人根器利，他們乃是累劫修來的，我們從現在好好努力，根器也會慢慢變利。所以我不相信「五種種性」的說法，說有些人乃是小乘根器，有些人就是大乘根器。根器是相法而不是性法，而既屬相法，就是可以改變的。

習必愈修，愈趨近中道。剛說有些人是偏於積極有為，有些人則偏尚消極無為，這只是就初學者而言。待真理解到中道不二法門，就會慢慢趨近於中道。

這也就是，我從頭到尾都肯定：法無二致。真正的佛法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。用《楞嚴經》的比喻就非常清楚，月亮只有一個，可是用手指去指，指似有很大的差別。但對真看到月亮者，是不會有那麼多差別的。

所以法本無二致，但為根有利鈍、習有偏頗，而成為不同的乘。但乘，只是過程，目的地則無不同也。到最後，唯有從「緣起」而入「中道不二」法門，才是終究的歸宿！

四、假中道與濫大乘

假中道

中道似很好說：不偏兩邊，即是中道。

如「常是一邊，無常是一邊；不偏兩邊，即是中道。我是一邊，無我是一邊；心有實是一邊，若心非實是一邊；無明是一邊，明是一邊。以上能不偏兩邊者，即是中道。」

以此說了，還是不懂。不只聽者不懂，恐怕連說者也不懂吧！

云何懂？必從「緣起」——即眾緣所生法去意會才能懂。因為緣起法裡，兩邊都是相待相生的，這才能不偏兩邊。不從眾緣所生法去意會，是沒辦法真切入中道的。

1. 常是一邊，無常是一邊；不偏兩邊，即是中道

這以《中觀》來講，就非常明確：以眾緣所生，且緣又不斷在變化，故相一定是不斷地變下去；且在變化的過程中，不會前後截斷。故既非常，亦非斷也。

譬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既不斷往前流，浪起浪落不斷在變化；可是前浪與後浪間，不會有任何間隙。

2. 我是一邊，無我是一邊

在佛法裡所講的無我，主要是為：

a. 以眾緣所生，即無孤立、不變的我：很多人雖也知道自己的身心不斷在變化，可是猶執著：內有個不變的我。其實，既屬眾緣所生，即不可能有不變的相法。同理，既屬眾緣所生，即不可能孤立也。

b. 亦無能單向主宰的我：很多人都認為，因為有我，所以能控制身體的動作、控制現在當說什麼話、未來將做什麼事。其實是誰在控制呢？眾緣在控制，不同的緣有不同的相用。所以沒有一個能單向主宰的我、能單向控制的我，以此說「眾生無我」。

但五陰和合的生命現象，還是存在的，故你看得到我，我也看得到你。既

活著，不只要吃飯、睡覺，也得學習、奉獻，這是生命的法則。還有，三世因果業報的法則，也是常固不變。因此，雖無我卻不會斷滅。

所以不必疑惑：佛法既確認無我，為什麼又說有輪迴？因為沒有一個不變的我，所以才能如長江似的後浪推前浪，不斷地變化下去，而說有輪迴。同理，因為無我才能聽經聞法；因為無我，才能吃飯睡覺。故雖無我，仍可修行證果。

以此，不管世間是用有我去切入，佛法是用無我為了義，我們都可扣住它真正的義理。以此，才能真不落兩邊，契入中道。

3. 心有實是一邊，若心非實是一邊

我的講法要把心，分成心性與心相。心性者，清淨本然，法爾如此；心相者，隨緣示現、不常不斷。

因性是清淨本然、永恆不變的，所以在《楞嚴經》裡說是「非因緣」，既不從因緣而生，也不隨因緣而異。至於心相，是隨緣示現的。所以我常用一種比喻：心性像鏡子，能夠呈現境界的相；故以能顯相，而稱為鏡子；以能了別，而稱為心。至於鏡子裡會出現貓相，還是狗相？那是眾緣所生法。

故講到心時，一定要把性相先釐清楚，現在說的是性還是相。性則不變，故曰實；相則如夢如幻，故曰非實。有很多經論不說性相，而說心體；但體到底是性還是相？就捉摸不定，再說非實非不實，就更沒人聽得懂。以此而稱為不落兩邊、契入中道，便是兩頭落空、胡言亂道。

4. 無明是一邊，明是一邊

今年六月馬來西亞邀我去講《中觀》，因為報名人數太多，他們要我出考題作篩選，其中一個題目是：「無明是無始無終的嗎？」大家都知道，無明是無始的，那麼無明有沒有終呢？如未把性相分清楚，便將怎麼回答都是錯的。因為必落一邊！

首先說明者，可分對「性」的覺悟與對「相」的覺知。就性的覺悟而言，如一燈能破千劫暗，只要一覺悟，就明了，就一了百了，也不要悟後起修。所以謂不必悟後起修者，乃是就性而言。

至於相者，因永遠不斷在變化，所以只能慢慢去趨近圓滿。如漸近線，永不碰軸，所以不可能全明。

因此如只是講：明是一邊，無明是一邊，我不落兩邊，就清楚了嗎？恐怕

連講者也不清楚哩！

是以不從「緣起」法，而強調的「中道」，即是「假中道」。

我在佛法上受益最深的，是《中觀》思想；因為從緣起才能真契入中道。不從緣起而講的中道，恰如天女散花，不明究理——因為抓不準真正的中道在哪！所以不從緣起講的中道，便是「假中道」！

以倡的是「假中道」，故仍褒大貶小。以倡的是「假中道」，故於事相上，還常落一邊。以下再舉兩個例子：

1. 如《維摩詰經》中，維摩詰居士為眾說法而受瓔珞。「維摩詰乃分作二分：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。」

當時法會有很多人參加，既有菩薩，也有乞丐，所以稱為無遮法會。於是維摩詰就把所收到的瓔珞，分作二分：一分供養難勝如來，一分施與最下乞丐。這就不落兩邊嗎？那其它，沒分到的算哪邊呢？

而且講實話，那個乞丐，施給他瓔珞後，他一定遭殃的！因為他沒有那福報。眾所周知，很多中「大家樂」彩券的人，最後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。尤其在大法會中，公然把瓔珞送給那乞丐，他馬上會被追殺。菩薩會這麼不懂世間法嗎？

所以不是分作二分，一分供難勝如來、一分施予乞丐，就是眾相平等，不落兩邊。佛和乞丐哪時候平等過呢？故平等的是性，不是相！相還是有差別的。所以不能從深入緣起而意會中道，那中道一定是偏差的。

2. 如本經中，「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。」

以前沒聽過的經典，聽了就相信，然後就照著實行。你相信這種說法嗎？那外道也是經典，為何不信呢？答說既屬外道，當然不信受、不如說行！若佛法裡有摻雜外道的說法，你辨得出來嗎？若辨不出來，就不要什麼都相信、什麼都如說行！

其實，在原始佛教裡，就有「四大教法」：釋迦牟尼佛教曰，不要因為是我說的，你就非得相信不可；更不要因為別人說，這是佛說的，你就非得相信不可。要用你的智慧、經驗去判斷，所說是否合理。那當用什麼原則去判斷呢？乃「三法印」也。

就我而言更簡單，乃緣起中道不二法門，相應者便是佛法，不相應者便非佛法。所以不可能是「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」，沒有這回事！若根本沒有判斷能力，被人賣了，還替人數鈔票的，就是這種人！尤其在這個時代，很多人都假藉佛名，假傳聖旨，如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哪能都相信？

所以一定要用理智去判斷，當然判斷有可能是錯的，但唯有如此，才能慢慢提昇改進。各位聽我講經說法以來，就知道我從頭到尾，評批、糾正者很多很多。因為不合解脫道，而假傳聖旨的，一定得把它揪出來、丟出去。最後，還是強調一句話：不從緣起，入不了真正的中道。

濫大乘

是以不是立願為大，即可大也。也不是勸請為大，即可大也。如果見地不真、證量不足，云何能大呢？因此大部分人所熟悉的大乘，都是濫大乘！云何為濫？

1. 好大喜功：

反正就是要大的，誰要小的！如四弘誓願的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現在各位可能比較敏感些，故看到「誓願」兩字，就應該有點警覺：誓願，即作意也。作意要度，執意要度，乃表示還偏一邊。

反而有句話：「佛法不度無緣人」，與中道較相應。為何不度呢？不是我執意不度，而是他沒有意願；既沒意願，即不勉強。反之，若請法，即為說法。故如果不請，就是無緣人。

其實，在原始佛教本來就是這個樣子，乃隨緣說法，而非誓願度眾生。而今大家反皆以「誓願度眾生」者為大乘，故大乘乃偏一邊爾！

為隨緣說法，故在佛教歷史上，不會有宗教戰爭。而其它的宗教乃都是大我，大我者非要別人聽我這一套；而無我者，乃聽不聽，是你家的事。如果相應，我就把它講清楚；不愛聽，就拉倒！所以國和國之間不會有宗教戰爭，家和家之間不會有宗教衝突。很多人為了度先生、度小孩學佛，搞得大家都不愉快，這即被「誓願度」所害！

所以剛才已聲明：作意就是不慈悲。所以「誓願度一切眾生」不是真慈悲，反而是世間好大喜功的慣性使然。我從接觸大乘以來，就一直懷疑：大乘的

「大」，和世間的好「大」喜功，到底有什麼差別？最後的結論是：作意者，即世間法。唯有證得空慧，才能不作意，才是真正的「大乘」。

2. 能容乃大：

常謂的大乘，其實是包含了小乘，也包含人天乘。什麼都收進去，而未加精準的篩選，所以到最後變成兼容並蓄，涇渭不分。如珍珠和瓦片並存，則大部分人會選擇瓦片而非珍珠。為什麼？因為瓦片比較熟悉，珍珠是真是假，不夠專業者是分辨不得。

以一般人較熟悉的乃是人天乘，如強調慈悲、信願，願度眾生與求生淨土，哪個不是從「執有」的前提而說的。所以這樣的大乘再怎樣講，也不會比聲聞乘高明。

3. 方便為大：

這句話大家都很熟悉：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為了度眾生，就得先順著他的習性，接引他入佛門。至於「後令入佛智」其實只是說好聽的，因他哪時候入得佛智，已經管不了了。為什麼？太多眾生要度。所以你看很多講經的道場，講的都是初階的方便法。更上一層呢？沒人管了！

所以到最後，所聽到的都還是方便法爾！已不是真正的佛法，更奢談是真正的大乘。故講白一點，一般人所謂的大乘，都是濫大乘！以多是「濫大乘」故，在本經乃有此比喻：

「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，有大夫人，與貧賤通，懷妊生子，於意云何？是王子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如是迦葉！我聲聞眾亦復如是，雖為同證，以法性生，不名如來真實佛子。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，懷妊生子，雖出下姓，得名王子。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，雖未具足福德智慧，往來生死，隨其力勢利益眾生，是名如來真實佛子。」

經文初把聲聞比喻作王后和貧賤通姦所生的兒子，算不算王子呢？不算！還可能被抓來殺掉，因為他不具王族的血統。以此，聲聞弟子不是我的傳人，而是焦芽敗種。聲聞弟子的部分我們先擱著。

其次，如果是菩薩，即像國王和使人通而生的後代，使人是婢女，還不是嬪妃。其所生的男孩，算不算王子呢？算！因為他有國王的血統。

你不覺得這個比喻很奇怪嗎？云何將大乘也比喻為「私生子」？這是因為有夠濫的緣故。何以有夠濫？太多的方便法！那這「私生子」，可能繼承王位嗎？不可能！

云何不可能？因為還有正宮生的嫡長子可繼承，當然輪不到這私生子。正宮如果沒有生，嬪妃生的至少還正統些，豈輪得到這個私生子呢？

這便謂：修菩薩道乃不能成佛也。

其實，若依原始佛教的教義：修菩薩道是不可能成佛的！因為在《阿含經》裡，有人問：佛和阿羅漢都是證得解脫果，為何只釋迦牟尼獨稱為佛，而聲聞者只能稱為阿羅漢？答云：無師自覺者，方稱為「佛」。至於從佛學法，就算證得阿羅漢果，也只是阿羅漢，而不稱為佛。以這定義，這些學佛聽經、聞法修行的菩薩，便都不會成佛了！

所以不必奇怪：為何原始佛教說，三千大千世界只能示現一尊佛。照大乘所說修菩薩道即可成佛，應該會有很多佛，而非只能示現一尊佛。因為最先覺悟者，才能成佛。而後修行菩薩道者，既屬後知後覺，哪能成佛呢？

尤其不可將繼承王位的概念，當作「成佛」。如屬繼承王位，則一國也只會有一人能繼承，哪是修菩薩道者即能繼承王位呢？所以大乘一方面承諾：修菩薩道者即能成佛，一方面又把繼承王位的觀念，套做成佛，這不是又互相矛盾嗎？

五、證中道不二法也

這也就說：學佛修行當以「法」為中心。三寶其實也是以法為中心：佛因覺悟法而成為佛；僧也是以求法、知法、修法到證法、弘法，而成為僧。故修行到最後，乃是以「證法」為目標，而非以「成佛」為目標。證何等法？中道不二法也，而欲證中道不二法者，其必由「緣起」入門，這是整個修學佛法的軸心。

故發菩提心者，即為求法也。因為有疑情，故發心去找答案：於是從聽經聞法，而知法、修法、證法，到最後才能弘法；以上皆以法為中心。非為自求解脫、非為廣度眾生、非為成佛作祖；此乃「依法不依人」的本意也。

若是自求解脫，還是以人為重；若為廣度眾生，也是以人為重。若為成佛作祖，不只是為人，而且是為那個名位！所以皆要回歸「依法不依人」的本懷！

而既得法者，餘者亦必伴隨而有。如真得法，自然相應於解脫道；真得法者，雖不作意廣度眾生，但他的法緣絕對會愈來愈殊勝。所以只要隨緣，就能廣度眾生。至於成佛作祖呢？其實作祖，是後代人追溯的，而不是自己說了算。像達摩，我們現在都稱之「達摩祖師」，達摩在世時，哪知道他是禪宗的初祖。同理，開宗立派也不是自己說了算，而是在歷史上已成為一脈法流，然後才會追溯說它是什麼宗。所以能以法為中心，問題反非常單純，既能自度也能度人，雖不求福慧圓滿，福慧自會慢慢趨向於圓滿。

六、講解方式

所以我講解的重點，只有一句話：從「緣起」入「中道不二」法門。然而我對《維摩詰經》所講的中道不二法門，也是不以為然的。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：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

以「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」，故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那釋迦牟尼佛講了這麼多，算什麼呢？其實，於《維摩詰經》中維摩詰從頭到尾不停地說，何曾默然呢？

故不是講了，就不是中道不二法門；也不是不講，就是中道不二法門。因為我對很多說法，都抱持著不同的意見；因此講經說法時，絕不會只是「消文解句、依言會義」，像國文老師一樣，得把每字、每句都解釋得清楚。也不會因為經典有此說，就認定它對，甚至補上更多資料，添油加醋而講此經。講白一點，這些事別人都可以做得比我好，現在資訊發達，要找什麼資料都有。

故我主要是站在一個核心：從「緣起」入「中道不二」的立場，來重新探討經義。是以批評、修訂，當是免不了的；各位當有此心理準備，才能來聽此課。有很多講法你初聽會很錯愕，但是我們應從更大的視野，更準的軸心來看這部經典。當然講法必和別人不同，如和別人類同，哪用我來講呢？